



□杨曙明

国企改革之前，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型国有企业，大都是一个“五脏俱全”的“小社会”模式。当年很多国有企业不仅有职工宿舍，而且还有食堂、澡堂、学校、医院等等。北园路上的济南卷烟厂，虽然规模不算太大，员工不过八九百人，可上述这些设施却是一应俱全。

济南卷烟厂在迁址北园路的当年，就建立起了职工食堂。记得我十岁之前，也就是我们家在烟厂南宿舍居住期间，我们家人大都是到食堂打(买)饭吃，早中晚饭皆是如此。一来因为家里住房面积小，安不下炉子，没法子生火做饭；二来母亲父亲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做饭，而我们兄妹年龄太小，也还不会做饭。记得那时候的烟厂食堂在大礼堂内，我们打好饭后，大都是坐在礼堂的连椅上就餐。1966年我们家搬到西工地宿舍之后，在礼堂吃饭的时候才渐渐少了，但仍几乎是天天到那里去买干粮。以后随着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了，学会了料理家务，到食堂里买干粮的情况才越来越少了。

济南卷烟厂的医务室成立于1950年，1952年将某私人诊所并入后更名为卫生所。当时的卫生所内，分设有内科、外科、药房、挂号室、接生站和拥有23张床位的病房。1956年卫生所改名为保健站，1987年保健站扩充为职工医院。据《济南卷烟厂志》载：从1952年到1960年，其接生站共接生了婴儿758人，这其中就包括笔者我。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是到厂子里的保健站去诊疗，很少往城里的大医院去看病。再说了，那时候的孩子们，似乎都不怎么长病，或是说不那么娇贵，所以我都不记得自己曾经得过感冒发烧的事，擦破胳膊碰破头的情况倒是常有。

北园路时期的济南卷烟厂之最初几年，由于年轻女职工较多，因而在迁址北园路后就开始了筹建托儿所。那托儿所最初只有3名保育员，发展到1956年增加至24人，并分设了幼儿园。至1958年，保育员和幼儿教师增加至44人，入托儿童达到420人之多。我就是在烟厂托儿所、幼儿园长大的。托儿所的事我当然不记得了，但幼儿园的事我依稀还有些印象。因为我在幼儿园时期是“全托”，也就是没有特殊情况，只有周末母亲才接我回家，或许这也是我能留有印象的原因所在。

济南现今的工业北路早年间曾被称之为工业二路。工业二路上曾经有个工业二路小学，如今这所学校还在，

只不过早已更名为“济南将军实验学校”了。这工业二路小学的前身，乃是创办于1958年的全福庄小学，原址在济南农具厂宿舍区。当时，学校虽然被冠名为“全福庄”，但其实是企业联合办学。联办企业有：济南卷烟厂、济南农具厂、山东酒精总厂、黄台火力发电厂、济南肉类联合加工厂、山东省农业科学院、山东省电力建设第一和第五工程处。当年学校的教师，是由各单位抽调，经费由各企业分摊，学生则都是联办企业的职工子女。1959年，学校迁入现址，并更名为工业二路小学。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在工业二路小学就学的。我是1964年9月入学，1970年1月毕业离校，为时六年半，时间之长乃我们国家小学教育历史上所绝无仅有，且还是冬季毕业，原因是十年浩劫的动乱所致。

社会化的济南卷烟厂，在北园路期间，莫不让职工及家属以厂为“家”。这种以厂为“家”，不仅体现在就餐、就医、就学等大事上，而且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职工住房是厂子里统一分配的公有房，房租低廉得可以忽略不计。我们家后来居住的西工地宿舍，是由坐西面东的仓库改建而成，每户统为里外间，二十多平方米，这在当年算是比较宽绰的了。除了住房之外，很多人的睡床也是厂子里配给的，不记得有租赁费之说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当年的家庭用电是按灯口(盏)计算收费，每盏灯每月五分钱，私拉乱扯的无人管理，也不计算收费。自来水是每个院落安装有一个水龙头，而我们西工地宿舍，由于南北长有两三百米，且无院落之分隔，因而从南至北安装有三个水龙头。自来水是随便使用，没有计量，我也没记得收取过水费。

当年的职工宿舍，家庭内皆无卫生间，在家洗澡也就无从谈起。为此，厂内设有对职工及家属开放的洗澡堂，只不过对家属限定开放时间。南宿舍入口处，还有一处厂办小商店，以售卖油盐酱醋为主。在南宿舍里面，还设有厂办理发室，专门为职工及家属服务，理发每次五分钱。后来理发室迁入厂内，与洗澡堂为邻，这更方便了职工及家属理发。此外，在南宿舍还有茶水炉，每暖瓶开水收一分钱。我们家搬到西工地宿舍之后，由于距离南宿舍远了些，所以没有再去打过热水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国企改革后，国有大型企业原有的社会职能，逐步分解到了地方，大企业小社会逐渐成了历史。但这段时代变迁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无数往事，至今仍时常回响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『张同学』怎么那样火

□张帮俊

当下最火的网红非“张同学”莫属。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就涨粉几百万。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，评论区里充满欢声笑语，跟风者、蹭热度、模仿君层出不穷……这个东北农村单身汉子火得一塌糊涂。

张同学走红，是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。大环境是当下自媒体短视频的风行，人人都可以是原创者，这为创作者提供了土壤，优秀的作品就容易被网民接受并且快速传播走红。

看过张同学视频会发现，张同学的作品拍摄手法比较专业，除第一人称视角外，其他镜头的运用恰到好处，经剪辑合成，打造出了专业的视觉效果。

好的脚本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，也符合当下网民对娱乐性的需求。这些在张同学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，比如跑着上厕所、洗手指、藏钥匙、烧菜……这些情节不仅饶有趣味，而且代入感极强。细节的处理更能吸引人，众多东北农村元素的呈现，比如东北热炕、老式家具、撕页的台历、农村土厕所、大锅灶……让有过农村

□刘素萍

朋友雅雯与我聊天，她说有个问题很困惑。

这几天天气晴好，雅雯便与一位半年多不见的朋友相约去东湖绿道骑行。吃午饭的时间到了，雅雯与朋友来到一个小吃店，俩人各点了一碗牛肉面，再加两份小菜，一共五十多块钱。雅雯没多想，随手扫码结了账。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雅雯的朋友说想换手机，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，想看看雅雯的手机。雅雯输入密码解锁后，就将手机递给了朋友。谁知，她朋友接过手机后，点了微信收账，转了二十多块钱给雅雯。

雅雯苦笑了一下说，AA吗？朋友点头。雅雯说咱们交往这么多年了，以往都是轮流坐庄，今天怎么想起来AA了？朋友说她与驴友出去骑行都是AA。雅雯又问每次出去朋友多吗？回答，多，少时七八人，多时五六十人。

雅雯无语，她伸手摸了摸包里准备送朋友的一条精美丝巾，最终也没拿出来。

雅雯对我说，与这位朋友交往多年，俩人月工资都在七八千元，她突然提出AA制，而且五十多块钱的饭钱还要AA到角分，换了你会怎么想呢？

我说AA也没关系，关键与谁，若俩人是多年好朋友，心里还是挺别扭。这事关乎钱，又似乎与钱无关。

实话实说，我不反对AA制，与人交往是否AA一般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
我们全班同学毕业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聚会都是AA，每人缴几百块钱，热热闹闹聚一聚，挺好的。毕业十年那次，我们相聚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，当时我与另一位女同学负责收钱。有一位男同学说聚会怎么还AA？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结账就是了。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想？后来，二十年、三十年聚会时，

生活的人顿时涌现满满的回忆与共鸣。由此，互动性、关注度就大大增强。

农村题材不算新鲜，创作者也不少，张同学能火，少不了的是接地气、真实性。同时，也要与时俱进，符合现代人的观看品位，一味土得掉渣也不行，要融入现代生活元素。比如张同学视频里的微信语音、电子支付、电动车等。终归到底，张同学拍的是农村，但视频产品却是属于现代城市语境。这才是张同学以及许多乡村网红的意义，他们使得乡村具有了审美意义，而不只是原始的居所，反而成了一种田园牧歌的理想化投射。所以，这些短视频来自农村，观众却来自城市；反映的面貌看似是淳朴的，内在逻辑却是现代的。

网红很难长盛不衰，或许过几天流量又会找到下一个爆发行。但张同学留下的启示却值得回味：从起床、刷牙、喂狗、锁门等单调重复的生活中，张同学把农村大龄单身汉的生活拍得丰富多彩，看得人心灿烂如花，可见平凡与普通也值得一入木三分的价值重塑，也会引发轰轰烈烈的万众瞩目。

再也没见过那位男同学的身影。

关乎钱吗？但又不是。这位男同学失去的是那份真挚的同学友情。

我与雅雯认识时间并不长，由最初的文友，慢慢成了生活中相谈甚欢的好朋友。我们相约去看电影、相约去吃当地特色小吃、相约去湖边散步……开始交往时，我俩就约定超过某金额再AA制，可直到如今还没超过标准。

关乎钱吗？但又不是。用雅雯的话说，这就是“大事讲原则，小事讲风格。”

很多人都知道网红阿姨苏敏的故事。五十六岁的苏敏驾车远游，轰轰烈烈来了一场“出逃”，引得无数人点赞。离家之前，苏敏与丈夫过的完全是AA制的日子。各挣各的钱，各花各的钱，走亲戚的时候各买各的礼物。苏敏偶尔用丈夫的医保卡买了一次药，丈夫转头就改了密码。

夫妻AA制，日子过得泾渭分明，这是个人的选择，但如果分得太清楚，婚姻多半会不幸福。人之所以步入婚姻，图的就是互相帮衬，彼此体谅。新颁布的《民法典》中，儿媳和女婿没有赡养对方父母的义务。在养老这件事情上，夫妻确实各有各的责任，但也有很多共同的责任。对方的父母，就算与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们至少也养育了你的伴侣吧！这恩情，对你也有一份。夫妻想要过得和睦，情得摆在第一位。

AA制是舶来品，洋为中用也没什么不好，只是在人际交往中，中国人比较重感情，关乎钱，但又与钱无关。因此，AA制要因人而异，否则会弄巧成拙，甚至失去友情与婚姻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

【城市地理】

大企业小社会